

论宋代柳文地位的嬗变

——以韩愈作为参照

李 栋 辉

摘 要: 宋人注重道统和文统,韩、柳其文在宋代的接受有着不同的接受轨迹,宋人发明了韩愈在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中的崇高地位,而反观柳宗元,由于其政治生涯中依附党人的污点,宋人对其人的政治生涯表示同情;由于宋代道学思想的浓厚,宋人对其思想进行大肆抨击;由于柳文的高超艺术成就,宋人对其文大为称赏;柳文在宋代地位的嬗变,从北宋到南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进程,反映了宋人文风的理想追求。

关键词: 宋代;柳文;接受;地位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10)10-196-03

作 者: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64

有宋之前,《旧唐书·柳宗元传》^[1]对柳宗元其人以及文学成就作了全面的论述:文中有对柳宗元的“聪警绝众”的文学天才的由衷赞美,洋溢着对其延续古道之风的欣赏;有对其贬谪时期文学创作的感叹“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惻”;有对其参与王叔文改革政治生涯的惋惜“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素业。传赞论及柳宗元在中唐文学地位时说“宗元、禹锡而已”,在对其文学才华钦佩时称“其巧丽渊博,属词比事,诚一代之才。”《旧唐书》对柳宗元的政治生涯颇有微词,然而肯定了其中唐文坛的大家地位,奠定了宋人论柳的基调。

一 北宋柳文地位的递变

宋初,有感于晚唐五代以来绮靡浓丽的文风,有志之士力图求变,韩、柳古文成为他们复兴古学的旗帜,从而开创宋代复古运动的先声。

现存文献中,北宋初年的田锡(940-1003)是第一个对柳文进行高度评价的上层士大夫,他在《题罗池庙碑阴文》中首先对柳宗元文章进行了由衷礼赞“惟公之文,纬地经天,惟公之行,希圣齐贤,彬彬然若黼黻之华衰,铿铿然若咸韶之在悬。”^[2]这是从柳文承接儒家正统思想的角度来阐述的。其次,田锡对柳宗元政治上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说“公位不过南宫外郎,命不过柳州之牧,以谪而出,至死不服。…以是知为仁者未必获佑,修德者或亏多福。”^[3]这是从柳宗元政治才能不见重用的角度进行阐述的。田锡对柳文成就的肯定以及对柳宗元命运遭际的同情,对于宋初古文家对柳文的

接受以及复古思潮的振兴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柳开(947-1007)在《东郊野夫传》中谈及自己名肩愈,字绍先的来历“论曰‘东郊野夫谓其肩,斯乐古道也,谓其绍,斯尚祖德也,退之大于子厚,故以名焉;子厚次之,故以字焉。’”^[4](卷二)不过韩、柳在柳开的心目中地位已有差异:“或问退之、子厚之优劣?野夫曰:文近而道不同。或人不谕。野夫曰:吾祖多释氏,于是不殆韩也。”柳宗元古文创作成就不减韩愈,然而由于创作中浓厚的佛教思想,于孔门正统毕竟有所抵牾,故柳宗元在有志于道统建立的宋初古文家心目中,被打上了思想不纯的痕迹。然而这并不等于宋人就否定柳宗元的古文成就。宋人对于文章正统的同样推尊,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柳宗元古文在宋人心目中的地位:由于柳宗元在中唐古文运动中的大家风范,宋初对其古文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穆修(979-1032)曾在《唐柳先生集后序》中说道“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意密,制述如经,能萃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先生之文则谁与?”^[5](卷二)田锡之论,已可见宋朝初年上层志士仁人对柳文能继承儒家“仁义”之道的赞赏,而且在其中蕴含着宋人复兴道统的思想。到了柳开、穆修之时,且不论柳宗元思想如何,“韩、柳”并称已经成为古文家复兴道统和文统的一面旗帜。

副岛一郎《宋人眼里的柳宗元》^[6]一文中,作者试图揭示北宋初年柳宗元及其古文在当时的地位以及影响:一、宋初古文提倡者对柳宗元的总体评价都相当高;二、宋初并不存在“崇韩抑柳”的既定观念,而是兼尊韩柳;三、宋初,由于柳集的面目尚未完全为世人所知,具体表现在大量与佛教思想相关的思想尚未公诸于世,再加上道学思想尚未成形,因此宋初人并非是由于所谓的道统主张而来批评沾染佛教思想的柳宗元,而是将柳宗元看作是韩愈的志同道合者。

宋人发现了韩愈在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姚铉(968-1020)在《唐文萃序》中曾说“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轹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7](卷首)柳宗元基本上来说都被看作是韩愈的同道中人,正如前人所言“唐代古文是韩愈首倡,柳宗元‘从而和之’的。”^[8]同时期的古文家以及之后文坛盟主均操持这种观点。石介(1005-1045)在《上赵先生书》中说“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于日月,浑浑灏灏,浸入江海,同于三代,架于两汉者,吏部与数十才子之

力也。”^[9]

宋祁(998~1062)在《新唐书·韩愈传》一反《旧唐书》对韩愈的低评,对韩愈评价甚高,称其文章“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杨雄而佐佑《六经》云。”^[10]宋祁推尊韩愈,一则北宋当时的文坛已呈现变革之兆;二则经历了宋初古文家的努力,韩愈古文的成就和地位已经普遍被人们接受;三则宋祁本人偏嗜韩愈文风。而在论及柳宗元时,明显露出与韩愈相反的语气“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然众畏其才高,悉刈复进,故无用力者。宗元久泊振,其为文,思亦深,尝著书一篇,号《贞符》。……宗元不得召,内闵悼,悔念往昔,作赋自傲。”^[11]从中可见:一、宋祁对柳宗元文章的艺术高超不吝赞美之词。二、宋祁具体引述柳文时的道学倾向《与萧翰林佚书》与《寄许京兆孟容书》而二文是柳宗元悔罪自解以期复用于朝而写给在朝官宦的书信体文章《贞符》为政论文,是柳宗元在永州贬所沉思所致的一篇旨在鼓吹唐朝德治的韵文;而《惩咎赋》则是柳宗元在永州贬谪期间作的一篇追悔往昔的骚体赋。选文着眼之处颇有借宗元悔疚以警示世人之意。传后论赞所着眼之处全在其政治生涯之污处“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宗元等桡节从之,侥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逐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媚。一僨而不复,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材猷,不失为名卿才大夫。惜哉!”^[12]柳宗元作为窃国逆臣的追随者,在编撰正史的宋祁心中,其政治生涯的污点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晏殊(991-1055)则认为韩愈只是一个维护儒教正统思想、排除异端思想的卫道士,而真正做到文章中继承孔孟之道、以经典作为指归并融合古今、博学多识的人是柳宗元“唐世诗称李、杜,文章称韩、柳……晏元献公尝言‘韩退之辅导圣教,划除异端,是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闳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13]晏、宋二人对待韩、柳文的态度反差,恐怕是个人嗜好的差别,同时也说明在当时韩、柳文各有其市场。

梅尧臣(1002-1060)是北宋较早谈及柳宗元山水游记艺术价值的士大夫,他在《送张中乐屯田知永州》中说“皆闻柳宗元,山水寻不厌。其记若丹青,因来问潭步。”^[14](卷五十八)“丹青”之辞,虽颇笼统,但是却将柳宗元山水游记中摹物写景如画的特点准确的揭示了出来。欧阳修(1007-1072)主学韩愈作文,但他并不否认柳文的杰出,他在《永州万石亭寄知永州王愿》一诗称赞道“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15]而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一文中同样指出柳文为“穷者之言易工也”^[16]之代表,不过他在《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中严厉批评了柳宗元的佛老思想“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遂不言,愿后世当自知欤?不然,退之以力排释老为己任,于子厚不得无言也。”^[17]《唐南岳弥陀和尚碑》又说“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18]司马光(1019-1086)同样认为柳文中思想上“驳而不粹”^[19](卷五十九)由此可以发现,相对于宋初,由于传播的广泛和深入,以及道学思想的发展,柳文的地位看似开始下降。实际上,柳文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

与柳诗在宋代传播接受历程一样,柳文也颇受苏轼的重

视。他在《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称赞柳宗元所作《曹溪》、《南岳》碑文“妙绝古今”^[20]。“通亮简正”是苏轼对其内容的评价,其中也流露出对其文辞简洁优美、明辨纤毫的赞赏。晚年苏轼将柳宗元诗文视为“二友”之一,并自觉地学习柳文创作艺术,造成了柳文地位的空前提高。

北宋晚期的《祭柳侯文》^[21]中对柳宗元的功绩进行大张其鼓的歌颂。曹辅在嘉佑八年(1063)中进士,与苏轼相知,有诗唱和,与秦观等亦有来往。绍圣年间,旧党纷纷去职外贬,当时苏轼远贬惠州,曹辅应在此列。《祭柳侯文》作于绍圣二年,为宋哲宗年间,即1095年,时曹辅担任提点广西刑狱,柳州在其辖制范围。由此可见:曹辅对柳宗元的赞颂不仅仅是应制之作,而更多的是相同遭际产生的一种共鸣。文中有对柳宗元禀赋的赞美“独爽迈秀发而不群”;有对柳宗元学识渊博的敬仰“其学也囊括今古而该百氏兮,或参之驳杂而取之粹纯。”有对柳宗元贬谪生涯的悲悯“夫何天命之不界兮?直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兮,怅远符之再分。意冥冥以即夜兮,志郁郁而不伸。”有对柳宗元仁义美名的钦佩“惟夫子血食于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怀仁。”其中对柳文艺术的推崇也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其文也若秋涛之鼓雷风兮,汹涌澎湃而无垠。若八骏之骋通衢兮,王良执策而造父挟轮。老韩疲汗以缩手兮,翱湜丧气而噤唇。”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柳文洞达明畅之风的喜悦之情。其中借韩愈及其门人如李翱、皇甫湜等来反衬柳文成就之高,这在有宋以来是首次。曹辅的祭文虽有“应景成分”^[22],或许更多打上个体喜好之特色,但柳文地位之跃进也可见一斑。

宋哲宗元佑七年(1092年),应百姓和地方官之请。哲宗皇帝决定发出敕书《敕赐灵文庙额牒》,因“祈祷感应”而赐罗池神庙为“灵文之庙”^[23]。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七日又发出诏书《初封文惠侯告词》,特封柳宗元为文惠侯。这虽是最高统治者“应民之请”^[24]来维持统治之举,然而官方的正式认同,有利于柳宗元诗文在当时的传播,徽宗当政时严禁旧党文集传播,这就更能促进柳文地位的上升。

二 南宋柳文地位的巩固

南宋偏安一隅,当朝者虽大多不思收复,然而重视文艺的思想一直延续下来并愈演愈烈。无论是下至落魄文人,上至朝堂公卿,均对柳文的地位重新进行审视并一举确定并巩固了柳宗元的文章大家地位。

南宋以来,由于宋高宗对“元佑党人”的昭雪,苏文大兴其道,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建炎(1127-1130)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其菜羹。”^[25]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苏文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柳文。某种程度上来说,苏文的流行加剧了人们对柳文的认识。

汪藻(1079-1154),时称“大手笔”。晚年(1144年)罢居永州。政治生涯的落拓,使他与柳宗元有了共通之处,在他撰写《永州柳先生祠堂记》一文对柳宗元的遭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对柳文的历史功绩和艺术成就给予高度的礼赞。文中开始对柳宗元贬居时游历之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同时流露出向往之情。接着从文章学史的角度歌颂了柳宗元古文的变革之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于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韩公之力欤?故以唐三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韩柳而已,岂

非盛哉!”其后歌颂了柳宗元在永州所作山水游记的“瑰奇绝特”之风“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26]在对柳文艺术价值的认同上,汪藻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由于对文风的自觉,唐宋古文大家的地位由此确立,“韩、柳、欧、苏”成了当时学习的模范。王十朋(1112-1171),在《读苏文》中就说道“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27]罗大经(1196-约1252)曾细致的比较了韩、柳文章,他首先从文章体式上指出韩、柳文章的相似与不同;接着从反应批评的角度来说韩、柳文风的差异“韩如美玉,柳如精金;韩如静女,柳如名姝;韩如德骥,柳如天马。”^[28]在他看来,韩文温润如“美玉”、渊默如“静女”、醇厚如“德骥”、而柳文光华夺目如“静金”、美艳照人如“名姝”、纵横驰骋如“天马”,论韩注重典雅之风,言柳注重绮丽之气。罗大经论文讲究“气质”,立论亦有精辟巧妙之处,然而读者自能品出其中浓厚的思想偏见。最后他指出了韩、柳文风在北宋的传承,欧阳修学韩愈,而苏轼学柳宗元,并点明了唐宋文风的差异“奇重字”^[29]是说韩、柳文之瑰奇,而“轻虚字”^[30]是说欧、苏文之平易。罗大经之论唐、宋文章之传承演变以及唐宋文风不同,揭示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反映了宋人理想的文章追求,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由于柳宗元贬谪时期所作的“骚体文”的巨大成就,其人也被视为屈原之后最为代表的“骚体文”大家,这一点就连宋人也不得不承认“柳子厚作《楚辞》,卓诡谲怪,韩退之不能及。”^[31]北宋晁补之在《续楚辞》以及《变骚》中肯定了柳宗元骚体文的艺术地位,到了南宋,朱熹编选《楚辞后语》,一举确立了柳宗元“骚体文”大家的地位。

楼钥(1137-1213)在《跋旧答李希岳启》告诉了我们南宋时期人们心目中理想文风“少尝问兄编修景山:老杜、韩、柳泊本朝欧、苏、半山、山谷诸公,晚而诗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精神之发也,学问既充,精神有养,故老而有进。余尝佩服斯言。”^[32]南宋时期,宋代诗文运动的自觉已经完成,杜甫、韩、柳为代表的诗文成为宋人求变的依据,宋代欧、苏、王安石、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诗文成为宋人求新、求异的成果。杜诗的集大成造就了“宋调的高峰”——江西诗派,从某种意义上说,杜诗就是宋诗的祖师。而韩柳古文的瑰奇精深到了宋代也变成了欧、苏古文的平易条畅,不过古文“文以明道”的精髓一成不变,所以韩、柳古文可以说是宋代古文的先锋。讲究学养丰厚、注重精神充实的传统正是宋代士大夫修身、求学、问道的终极追求,这也是“宋调”不同“唐音”的根源。

三 小结

柳文在宋代的嬗变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宋人对

柳文的接受与宋代学术思想的演变息息相关,其中延续着宋人延续儒道的热忱。北宋时期,是柳文在宋代地位的上升时期,由于柳文中所涵盖的儒道精神以及柳文高超的艺术特色,柳宗元基本上是被看作是韩愈的同道者;由于柳文染沾的佛道思想,柳宗元其人被看作作儒道不纯者;由于柳宗元参与中唐政治革新,被坚持正统的宋代士大夫看做是政治生涯中的污点而加以驳斥;渡江以后,柳文尤其是山水游记之类逐渐引起有着同样贬谪生涯的士大夫的赞赏,柳文的艺术特点得以发明,瑰奇精深韩、柳之文与平易条畅的欧、苏之文被看作是唐宋文风的集大成者,柳宗元文章大家的地位也因此得以确立和巩固。

参考文献:

- [1][五代]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13-4215页。
- [2][3][23][24]柳宗元《河东先生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29、829、825、826页。
- [4][宋]柳开《河东先生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 [5][宋]穆修《河南穆公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 [6][8][22]副岛一郎《气与士风——唐宋古文的进程与背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6、20页。
- [7][宋]姚铉《唐文萃》,四部丛刊初编本。
- [9][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7页。
- [10][11][12][宋]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65、5133-5141、5142页。
- [13]吴文治《宋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5574页。
- [14][宋]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 [15][16][17][18][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5、618、2276、2278页。
- [19][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 [20][宋]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84页。
- [21]《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 [25][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页。
- [26][宋]汪藻《浮溪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 [27][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 [28][39][30][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页。
- [31][宋]沈作喆《寓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9页。
- [32][宋]楼钥《攻媿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责任编辑:群 喜)